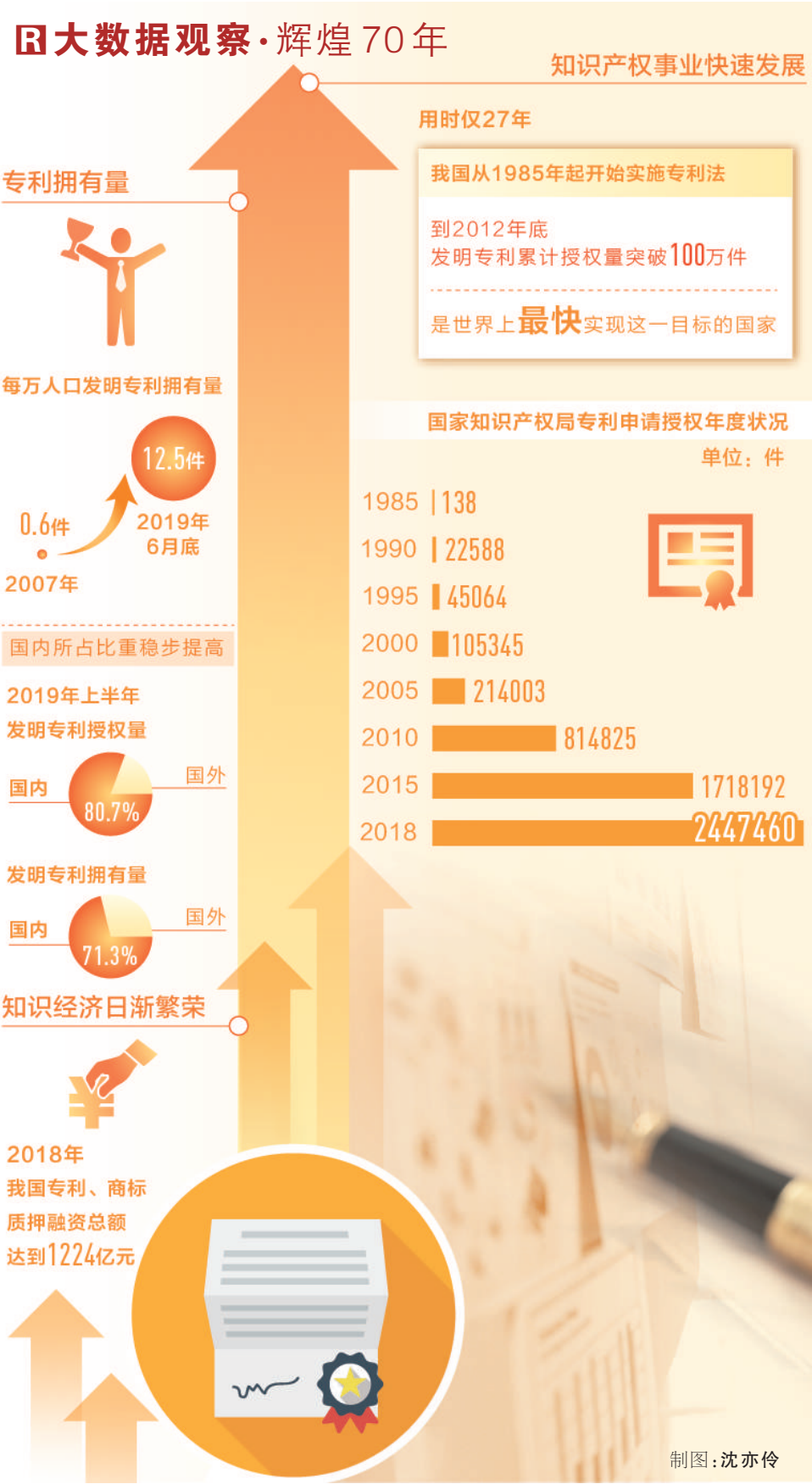


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增至12.5件

知识产权 激活创新之源

本报记者 戴林峰 蒋建科



1985年，“85100001.0”新中国第一件专利号码产生，标志着“知识无价亦有价”的时代由此肇始。此后30余年，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快速发展，累计授权专利达1700余万件，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8年居世界第一。

胡国华，新中国“第一号专利”发明人，原航天工业部高级工程师。如今年逾古稀，他仍未停下科技创新的脚步，先后获得专利授权20余项，见证了我国知识产权发展从无到有、由弱变强、由多向优。

从无到有，为创新创造赋值

“从地上捡五块八块钱的东西可能会被人家瞧不起，但偷用别人的技术，却没有人当回事。在实施专利法之前，技术是公有的、共享的，只需开个介绍信说明身份，就能把别人多年辛苦研究的成果瞬间学到手。”忆起当年，胡国华满是感慨，他说自己经历过发明创造“不值钱”的时期。一家挑水家喝，表面上利于技术交流，实则严重挫伤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。

改革开放使发展走上快车道，也为创新创造重新赋予价值。1985年3月29日，胡国华到专利局查阅资料时，偶然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：三天后的4月1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将正式实施，专利申请受理工作也将同步展开。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胡国华当即萌生了提交专利申请的念头。他翻阅了相关资料，了解到专利需要具有新颖性、创造性和实用性。“我当时的创新成果很多通过展览、学术论文等方式公开了，已不符合专利新颖性原则。”一番考虑过后，胡国华选定了自己最新研发的一种光学图像处理技术。

彼时，专利局聚集了不少闻讯而来的申请者，但专利受理处所在的一处平房尚在修缮施工，连门框都没有。“当时那里乱糟糟的，不少人都在观望。”胡国华灵机一动，赶紧制作了一块写有“申请专利在此排队”字样的纸板。“我把牌子往门上一挂，大家就自觉在我身后排起了队。”经过与同事三天三夜的接力排队，终于在专利法实施首日，第一个提交了申请材料。

由弱变强，为改革开放赋能

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起步晚、底子薄、基础弱。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，从上世纪80年代起，专利法、商标法、著作权法、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。2014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，北京、广州和上海三家知识产权法院相继挂牌成立。2019年1月1日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揭牌成

立。据统计，人民法院2018年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334951件，审结319651件（含旧存），科技创新的法治环境进一步优化。

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，重新组建了国家知识产权局，实现专利、商标、原产地地理标志集中统一管理。深化知识产权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审查质量和效率持续提升，2018年累计减免专利费用58.6亿元。目前，我国已经启动面向2035年的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制定工作。

从1985年我国开始实施专利法，到2012年底发明专利累计授权量突破100万件，用时仅27年，成为世界上实现这一目标最快的国家。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由2007年的0.6件增长至2019年6月底的12.5件。在发明专利授权和拥有量中，国内所占比重稳步提高，2019年上半年分别达到80.7%和71.3%。

今年，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“伟大历程辉煌成就—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”上，胡国华30多年前获得的85100001.0号专利证书也被作为展品陈列其中，成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。

由多向优，为知识经济赋智

数量是基础，质量是关键。中国知识产权量质齐升，“含金量”与日俱增。2018年，我国专利、商标质押融资总额达到1224亿元。累计核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使用企业8179家，相关产值逾1万亿元。2016年至2018年，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累计115.1亿美元，提前实现“十三五”专项规划目标，知识经济日渐繁荣。

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能力和拥有量有效支撑了创新型国家建设。神舟天宫太空对接，蛟龙深潜远洋探险，高铁驰骋纵横南北，国产大飞机载梦翱翔……自主知识产权赋能创新发展，汇聚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磅礴动力。

2018年，中国通过《专利合作条约》（PCT）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达5.5万件，连续两年居全球第二位。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《2019全球创新指数报告》，我国排名升至全球第十四位，成为唯一进入前30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。

从第一项专利诞生到如今原创IP概念及其衍生产业如火如荼，知识产权早已深入老百姓的衣食住行，知识经济蓬勃兴起。与专利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胡国华难掩自豪，“专利法对发明创造加以保护，不仅给个人带来成就感，一旦形成产品，还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。”

数据来源：国家知识产权局、中国知识产权报

我和我的祖国

我的家乡在一个叫通济沟的小山村，沟里一条马路通往遵义市。这条马路是新中国成立后修的，几十年前偶尔有车通过。我小时候见到的车一般就两类，一类是在遵义和茅坡两地往返的客车，一天一班；一类是拉货的汽车。马路是泥石的，汽车驶过，晴天扬起浓浓的灰尘，雨天泥水溅得老高，洒进路边的田土里，厚厚的盖在稻子或蔬菜上，看不见一点原色。

1967年，父亲带我到贵阳办事，从家到遵义95里路，只能步行。后来，区公所所在地新舟到遵义的客车开通了。班车的座位不多，但乘车的人多。司机见着路边有人招手就停下捎带，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。车上的人都埋怨说：“师傅，上不得了，挤得不得了了！”那泥石路坑洼不平，行进中车辆来回颠簸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那条马路有了改观。1997年，新舟镇政府出资，干部职工集资，新舟到虾子一段40里的路铺成了水泥路。2004年，新舟到茅坡一段40里的路被列为“革命老区通乡油路”工程，不仅铺成了水泥路，还加宽了、改直了、平坦了，晴天再也没有泥，连灰都很少见了，雨天更是清洁如洗。2010年，新舟到虾子路段又改成了快速的二级路，铺上了油光光的沥青。2018年，新舟到茅坡的路也修成了二级路，出行更方便了。

如今，新舟到遵义不但有了二级路，还有了高速公路，在路上跑的车辆数也数不清。新舟到遵义的班车很多，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8点半，每隔10分钟就有一辆开出，有中巴车，也有豪华大巴，可以自由选择。许多农民家中，小轿车、农用车、三轮车、摩托车或电动车一应俱全。农民也可以开着小轿车自驾旅游，乡下人赶上城里人啦！

那路，那车，折射的不仅是家乡的变化，更是祖国日益繁荣富强的生动写照。

（作者为贵州省遵义市新舟镇中心学校退休教师）

那路，那车

朱克乾

放飞梦想的翅膀

刘一斌

我的岗位是放行签派，负责给航班放行。这是航空公司运行控制中心（AOC）的重要岗位，而运行控制中心则是航班安全运行保障的指挥中心。做这份工作，需要“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”。

听同事说，他刚参加工作时，中心还在一家酒店的二楼，工作席位少，电脑用的是单屏。放行航班时，签派员需要不停地在气象雷达、天气报文、通信软件和航空公司运行管理系统等界面之间切换。时间长了，很多同事愣是练就了一心多用的高超本领。即使这样，大家还是天天盼，“啥时候能配上三屏电脑啊？”

2013年我参加工作时，中心已搬到宽敞明亮的办公楼，每个工作台都配备了三屏电脑。三个屏幕同时监控，一眼扫过去就可以掌握所有信息，节省了大量时间。签派员不必“分心”，安全工作更有保障。没过几年，中心又陆续配备了新的气象系统、飞行跟踪系统等，还增加许多智能化功能，比如一键生成放行资料、自动发送邮件、机场天气实时预警、飞行监控自动告警等，签派工作一下子“活”了起来。

这几年，飞机多了，航程远了，航线复杂了，航班监控难度越来越大，以前屡试不爽的三屏电脑也已经适应不了需要。

四屏电脑的出现解决了监控的难题。它的核心——飞行跟踪系统较之前具备更加强劲的动力；以前监控不到的、反馈不及时的告警信息，现在全部可以监控到，便于提前管控很多风险。而且还装上了集成通信系统，点一下鼠标就能拨通空中机组的卫星电话，不知道节省了多少宝贵的应急处置时间。远在天涯的飞机不仅看得见，还能够得着、管得住。

随着云计算、大数据、物联网、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发展，我想，未来四屏可能重回单屏，那时的单屏将是大数据分析与信息共享平台，更是智慧民航的代表。

满载希望和梦想的航班已经起飞，它将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，越飞越高！

（本文为“我和我的祖国”《人民文学》征集稿件，作者为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签派员）

2019年全国“双新双创”博览会将在南京举行

本报北京10月31日电（记者郁静娴）记者从农业农村部31日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：2019年全国新农人新技术创新创业博览会将于11月19日至22日在江苏南京举行，由农业农村部、中央网信办、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。届时，全国31个省（区、市）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组团参加，参展企业共计1000多家。

据悉，本届博览会以“激情创新创业 梦圆乡村振兴”为主题，突出论坛和创意比拼，让新农民唱主角。博览会设置了农村创新创业典型人物展区、平台展区、科技成果展区、各省展区、对接洽谈区等。其间将举办以“引导工商资本下乡，促进乡村振兴”为主题的全国新农人新技术创新创业创新论坛和8个分论坛，开展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大赛、全国首届农村卫生厕所新产品创意设计大赛等。

当前，广袤乡村正成为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热土。2018年，各类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人员已超过780万人，带动乡村就业超过3400万人；工商资本下乡15.23万个，累计投资2.34万亿元。近5年来，各地累计培训了1600万返乡入乡在乡创新创业人员，建成1096个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和孵化实训基地，一大批优秀创意项目和带头人走向乡村沃野。

本版责编：唐露薇 吕中正

70年，共同走过·大国小家

彩虹桥畔 幸福花开

本报记者 杨文明

“以前，过澜沧江，我们得靠竹筏摆渡；村庄密、水流缓的地方，会搭起竹桥。那时的竹桥，又小又窄，运个东西全靠肩扛背驮；赶上上游来大水，竹桥被毁是常事。”没有桥，经济就发展不起来，年近70岁的西双版纳老知青彭振戈回忆起早年间的的生活，始终绕不开澜沧江的桥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澜沧江景洪段没有一座跨江大桥。直到1965年允景洪澜沧江大桥建成通车，才结束了千百年来百姓只能依靠竹筏和小船摆渡过江的历史。

时光荏苒，如今在澜沧江景洪段已建有允景洪澜沧江大桥、西双版纳大桥、景洪水电站白塔大桥、橄榄坝大桥4座跨江大桥，大大改善了沿岸交通，也见证了西双版纳的发展。夜幕降临，一座座澜沧江大桥被霓虹灯点亮，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之为彩虹桥。

漫步西双版纳大桥，彭振戈不无感慨：“这么多跨江大桥，当年想都不敢想。这些桥，带动了西双版纳的发展。西双版纳发展越来越好，也一定会造出更多的桥。”就在不远处的澜沧江边，神秘谷大桥、澜沧江黎明大桥两座大桥正在紧张施工，不少像家群众翘首以盼。



上图：2018年4月，西双版纳大桥旁，市民放飞孔明灯，庆祝泼水节。

邵滨摄（人民视觉）

右图：改革开放前，西双版纳傣族群众挑着物品通过竹子编制的小桥过河。

景洪东风农场提供

